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三五二號 今日出版一中張 發行人 潘梓年

# 縱論世界戰局 邱吉爾重要演說

## 盛讚中蘇戰績將盡力援助

## 英澳印軍堅決保衛新加坡

## 華府談話商定通盤計劃

（中央社倫敦廿七日路透電）英下院今日舉行辯論，邱吉爾首相於中午向議員發表演說，稱遠東方面之若干惡劣情報，余認爲日後或將有更多之惡劣消息。惟余所據以推斷之理由，此種惡劣消息之中，實包含無數預測及行動錯誤與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信此項狀態，事有以致之。余親見此種惡劣之發生，有如大設之毀人。余有另一理由要求此次戰爭中始終在下院舉行正式神聖之信任投票。下院倘不堅持其應有之自由，並舉行明確忠實率直之投票，……

## 蘇聯勝利影響所及 近東安全得以保持

## 軍火生產飛躍猛進 一般方針邱負全責

## 英下院辯論戰局 邱吉爾可獲多數信任

（中央社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英首相邱吉爾擬於三日下院辯論結束之時，向下院提出動議案如下：「本院對於政府具有信心，決竭全力協助政府作戰」。工黨議員倫敦合於邱吉爾演說後，發表評論：「首相辯論期間內之發展」，謂在此期間，政治輿論上亦有若干非難，此中人物表面上口口聲聲表示擁護首相之領導，實則企圖加以破壞。此外國內各界亦有若干人士，並不真心作戰，唯以私人利益爲重。凡此情事，似均有相加以調查，並大事肅清。各議員發表演說以後，業經開會結束，宣佈休會。

（中央社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邱吉爾首相在下院第一日之辯論中，一般印象如下：㈠多數之信任票，下院中對邱氏個人極少非難。當選後執掌個人對政府政策負全責而要求奉行信任投票時，殆與已往得下院之信任無異。㈡仍有若干人士對內閣作部分之改造。邱氏舉個人負責一節，該人認爲內閣集體負責之傳統觀念。㈢工黨一般希望不必分化，對邱氏政府表完全信任。

## 羅斯福縱談 應援盟國問題

### 美有十支遠征軍在國外

（中央社華盛頓廿七日合衆電）羅斯福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中答復記者詢問美國派遣遠征軍赴愛爾蘭之目的時稱：美國現有八支至十支遠征軍在國境以外。總統於記者詢問現以何種援助運往澳洲及紐西蘭時稱：美國現正以可能之援助，使迅速至西南太平洋方面。總統稱：ABDA（美英荷澳）區域，對於供應品之援助，已有極佳之進步。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七日專電）美總統羅斯福今日招待記者時，提出更進一步之保證，美國將集中注意力於遠東區域，對日作戰，美已正以一切力量，援助中國戰區。席間羅氏證實邱吉爾所稱同盟國作戰會議已在倫敦及華府成立之說。

（中央社華盛頓廿七日專電）陸軍部宣佈，任命陳尾爲駐紮英倫三島美軍總司令。任命包爾特少將爲參謀總長。兩氏均已到達英國。

## 中國新聞學會 昨舉行理事會

（中央社訊）中國新聞學會，於昨（二十八）日下午三時舉行常務理事暨研究出版調查服務各組主任聯席會議，理事長蕭同茲主席，決議：㈠國家總動員文化界宣傳週「新聞出版日」舉行廣播演講會，推副理事長彭革陳主持。㈡通過年刊編輯計劃。㈢通過學術演講會辦法。㈣此外並討論內政、宣傳、外交、社會四部會同草擬之新聞記者條例草案。

## 莫斯科州全部克服 喀利寧前線蘇軍挺進

（塔斯社莫斯科廿七日電）紅軍將德軍自烏瓦羅佛擊潰後，即已使莫斯科州自德國佔領下完全解放。

（塔斯社喀利寧前線廿八日電）紅軍報記者訊：喀利寧前線我軍打破敵人頑強之抵抗，以氣勢旺盛之威力向前挺進。我軍之攻勢日夜不停。又自許多人煙稠密之地區將德國法西斯軍隊逐出。我軍一面沿全線推進，一面進行戰鬥，在一區域中，我軍兩部隊將敵方大軍封鎖。法西斯所有一切反攻，均爲我方擊退。對德軍之包圍圈已愈益加緊。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八日電）蘇聯情報部一月二十七日晚間公報：㈠一月二十七日日間，我軍對德國法西斯軍隊繼續展開攻勢戰鬥。希特勒匪徒企圖阻止蘇軍推進，驅其後備役全加戰鬥。我軍痛擊敵人之反攻，粉碎其抵抗，繼續挺進，當即克復人煙稠密之據點多處。一月二十六日，德機被毀卅九架，我方損失八架。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七日路透電）蘇聯公報補充消息：德軍將領兩人被烏克蘭游擊隊擊斃。

## 遠東處境極爲困難 各項措施力求審慎

下院目前應以決定願意判斷之重要問題，即爲政府以分配軍力及裝備之後先權昇諸尼羅河流域、新加坡近東及澳海前線是否適當。……

## 寇在馬來東岸恩道登陸 居鑾以南鏖戰中 峇厘巴板已告失陷

（中央社新加坡二十七日合衆電）據官方公報：我空軍雖極力進攻，但敵軍仍由大批戰鬥機掩護在恩道登陸。我轟炸機曾命中敵巡洋艦一艘，運輸艦若干艘。我軍在居鑾以北與敵接觸，現居鑾與耶爾丹那以南在鏖戰中。

（中央社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峇厘巴板無消息，日軍或已佔據該地。惟事前一切設施，必已完全毀壞。

（中央社紐約二十七日合衆電）據倫敦廣播：大批同盟國援軍已開抵荷印。

（中央社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柏林訊：德方廣播稱，日轟炸機今日首次襲擊澳洲達爾文港。

（中央社仰光二十七日路透電）皇家空軍今日發表公報稱：英轟炸機由颶風機保護，轟炸緬泰邊境考克萊克及麻隨斯特之敵軍。昨夜敵轟炸機飛仰光，仰光以北機場被炸。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七日路透電）美陸軍部今日下午二時半以前所接情報發表公報如下：菲律賓方面，巴丹半島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從未發生陸上戰事。

## 英美將再財政援華

（中央社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據英財相伍德頃對下議院詢問提出答復云：英國擬再與美國共予中國當局以財政上之援助。

## 文化彙訊

△中蘇文協之「兒童之家」，訂二月一日下午二時開幕。

△東方文化協會定卅一日下午二時，假中蘇文協舉行「東方各民族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任務」座談會，並由顧執中報告緬甸情形。

## 粵東江北岸激戰 鄂綏境內我斬獲頗多

（下轉第二版）

（中央社韶關二十七日電）東江河北犯之敵，廿六日竄至博羅城郊，我軍早按預定計劃，一部埋伏於有利地帶，……

## 錢亦石先生四週年忌辰

## 簡訊

### 國內

### 國際

## 更正

# 錢亦石先生逝世四週年紀念特刊

## 反侵略聲中紀念錢亦石先生

董必武

自去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在太平洋上襲擊英美的領土和殖民地，翌日對英美兩國宣戰，英美亦對日宣戰後，世界大勢已明朗化。世界列強都捲入戰爭漩渦，形成比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大戰規模還要更寬闊的一個空前的大戰。這次大戰的主角，一邊是德意日三國，另一邊是中蘇英美四強，侵略陣線與反侵略陣線，法西斯軸心與民主同盟終於公開的對峙起來了。大戰是現存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發展必然的一種歸宿。但以反侵略陣線對抗侵略陣線，以民主同盟對抗法西斯軸心的大戰則爲現存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一種較好的歸宿。這種反侵略陣線的最終結成，是世界各國有識見的進步人士自日本軍閥法西斯強佔我東三省納粹在德國奪得政權後歷年所奔走呼號努力要求其實現的。固然，全世界的大戰還只在開始，勝負誰屬還有待於雙方實際的決鬥，然就雙方實力（包括人力，武器資源，生產力，戰鬥意志和情緒等等）比較，只要團結堅固互助適宜，配合行動，最後的勝利屬於反侵略的民主同盟方面，是毫無疑問的。

我們陪都幾個對外文化團體爲擴實助民主反侵略陣線的形式，就召集從本年元旦起一星期爲反侵略運動週。有人主張把本年元月作爲反侵略運動月，這種主張沒有成爲事實。就是反侵略運動週的工作，也沒有按照原定計劃來實行。但可見我國在實行抗日戰爭四年半以後，彌合着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高潮，我們要想把反法西斯侵略運動擴發和深入到廣大的民眾中間去，還遇到不應有的阻礙，那末，在抗戰以前，想做什麼反法西斯侵略的工作，政治條件比現在還困難百倍，不容易獲得輝煌的成績，可想而知。從這裏不能不使我們想起一位堅決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戰友，錢亦石先生！

亦石先生謝世已四年了！他從事於反法西斯侵略運動在十年以前，這從他的遺著如『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戰神翼下的歐洲』，『白浪滔天的太平洋問題』等書中，可以看出他努力的痕跡。我手邊沒有『戰神翼下的歐洲』一書，『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和『白浪滔天的太平洋問題』，一是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底，一是從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初在各種銷路很大的刊物上先後發表過的文章收集起來編成的。當這些文章發表在我國抗戰以前。那時不僅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意志都是我政府所親爲親密的朋友，即日本帝國主義也還沒有被當作我國公開的敵人。亦石先生排除一切障礙，公然指摘日德意爲侵略者，並結成三位一體的侵略陣線。他在『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八十至八十一頁上說：

『一九三六年國際政治舞台上第一件大事，是歐亞兩洲的侵略者抬頭——不，是歐亞兩洲的侵略者在抬頭之後，結成「三位一體」的侵略陣線。這便是震動全世界的德、意、日三角同盟啊！』

這是何等大膽和露骨的指摘啊！他接着又說：

『德、意、日三個侵略者，要幹打家劫舍的勾當，自然不是出着時勢，若謂單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荒木直夫之流的野心，而是德、意、日的經濟條件所決定。它們都是金融資本擴張到一切的國家，自從捲入經濟危機的漩渦以來，又都在絕望中掙扎，所以要求擴大「日光之下的地盤」』。

這不僅指論德、意、日爲侵略者，並揭發它們之所以成爲侵略者的原因。這些原因雖須帶若干補充，雖然是基本上是正確的，比那些單說希特勒，墨索里尼好戰成性，或其獨特性爲戰爭原因的說法要深刻得多。他告訴我們『日本、意大利、德國這三個帝國主義者，是和平的死對頭，是吞噬人類，吞蝕世界的大怪物。』（前書三二頁）

在前書八十二至八十三頁上他指出德、意、日三角同盟的中心目標，是要求殖民地，要求重分世界。他說：

『它們在同盟成立的時候，相互承認「贓物」，是爲合法財產（承認意國併阿，承認滿洲國等），是大家皆知道的。德日同盟的附件，有分割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傳說。希特勒公開提出索還殖民地問題，已不止一次。沈齡特也說德國需要殖民地，甚至主張「建立海外的德國」。墨索里尼近又發明意大利在非洲的舊賬已經清算，但其他各處則尚未着手。所有的這些說法，都有意或無意的把侵略的陰謀洩露出來。

假使這樣估計不錯，則歐亞兩洲的侵略者在大聯合之後，一定要採取共同的步調向全世界進攻。』

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寫『世界進入一九三七年』一文中，估量說『一九三七年，或許是全世界大戰的爆發之年吧！』同時，他斷定世界大戰爆發在東方。他說：『在火山快要爆發的時候，必須有一個噴火口迸發岩漿。據說，噴火口總是地殼最薄弱或是有裂痕之處，但是抵抗力最小之處。這是地質學昭示我們的真理。世界大戰也有它的噴火口，但迸發出來的不是岩漿，而是人類的赤血與白骨，這些赤血所繪的地帶與白骨所堆的噴火口在什麼地方呢？無疑的也是抵抗力最小之處。』

接着他從政治經濟各方面來分析，指出這抵抗力最小之處是在東方，將來的世界大戰一定會在東方爆發。他說：『「一九三七年啊！在東方的噴火口恐怕要迸發岩漿吧，——不，恐怕要迸發赤血與白骨吧！」』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開始了對我國新的武裝進攻，我國民政府決心抵抗，爆發了全面抗戰。亦石先生的預言完全被這些事實證實了。

亦石先生對於現代國際間資本主義系統與社會主義系統的矛盾，資本主義國與殖民地的矛盾，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間的矛盾，法西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矛盾，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矛盾以及侵略陣線內部與和平陣線內部各自的矛盾等，在前列三書中都有很透闢的論究。他曾經指出歐洲問題與太平洋問題息息相通（見『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八十四頁）。他認爲假使把分散在全世界的和平勢力團結起來，可以避免戰爭危機，至少可以延緩它的爆發（見前書三〇七至三〇九頁）。他認定中國問題爲太平洋現勢的中心（見『白浪滔天的太平洋問題』一九九至二〇三頁）。這些都是他精湛警策的文章，有獨到的見解，到現在還值得我們細讀。

亦石先生對於中日問題有兩篇傑作，一爲『日對華政策的基調』（見『白浪滔天的太平洋問題』一〇〇至一八二頁），一爲『中日關係的前途』（見『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二八〇至二九二頁）。他在『日本對華政策的基調』一文中，指出『日本對華政策在形勢上是多樣的，但其基調則始終不變，申言之，就是抓住一切機會，利用一切條件，實行「征服支那全土」』。在『中日關係的前途』一文中，他同意上海大陸報記者所謂以兵戎相見的觀察。但他還有更澈底的主張，他說：『……被侵略者既像綿羊一樣，伏在虎狼前面，靜待宰割，則站在局外的第三者也無從援助了。到現在，我們受過長期的血淋淋的教訓，都知道非抗敵無以生存，都知道非團結不能抗敵。所以從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所開始的救亡運動，在全國掀成澎湃的怒潮，建立了日益開展的民族陣線，一向爲民族獨立而奮鬥的人固然都爲前驅，就是思想不同，信仰不同，甚至彼此之間有深仇宿怨的人，也在「抗敵第一」的前提之下，一致攜手。這一點，就是中華民族新生的契機。如果我國當局實踐「保持領土主權完整」的諾言，在「最後犧牲」的關頭，發動全民族的抗戰，我想：在以大砲對大砲以飛機逐飛機的抗戰之中，侵略者一定大受打擊，至少它的侵略計劃是不能順利進行的。這樣一來，不僅在國際方面的壓力要加到日本身上（儘管這種壓力有一定的限度），並且日本大眾底層的炸彈也要爆發了。』

他這段透澈的言詞，極豐富的思想，不僅主張我們要抗戰，並指出抗戰獲得勝利的條件。他的幾本書著中，一論及中日問題時，總認是主張以戰爭對抗戰爭，而確言『抗戰是中華民族唯一的生路』！

亦石先生不僅在口頭和筆下主張『抗戰』，而實際參加了抗日戰爭。『八一三』後，他組織一個工作團隨抗日名將之一的張向華將軍在軍中和前線工作，以至勞瘁致疾，竟以不起。他的死是抗戰而死的。

亦石先生學問淵博。他畢業於武昌高等師範生物系，然而生物自是他的本行。後來研究哲學，社會學，歷史，政治經濟學等均卓有成就，著述亦富。特別在抗戰前幾年他所寫的分析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文章，不僅是國內第一流的論文，即置於國際第一流的論文中，也毫無遜色。他的死無論在著述界，在論壇上，在抗日營壘中，在國際反法西斯侵略陣線中，都是難以彌補的損失！

現在我國堅持抗戰已入第五年，日寇深陷其泥足於中國境內，並挑起太平洋大戰與英美荷印及太平洋沿岸諸國爲敵，將在二十六國所簽字的公同宣言下，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線下，獲得我應有的判決。新的中國，新的世界亦微露端倪。凡亦石先生所預言的和所希望的，都正在和將在實現之中。這是亦石先生逝世四年後我們可以告慰他在天之靈的！

亦石先生曾經說過：『我們分析問題上所用的工具，很簡單，除了一把「社會科學的解剖刀」外，什麼也沒有。』真的，他是獲得社會科學方法的，所以他的預測都與後來的事實相符。古人有『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的名句，亦石先生却和這意見大不相同，他給我們看着他繡出的鴛鴦，同時也把他所用的金針度與我們。我們應當賞讀他的遺著，研究他的遺著，學習他所用的金針，亦石先生的精神就永遠不死！

卅一年元月二十六日寫於重慶

## 關於工作者的態度

錢亦石先生遺作

『組織民眾』本是一個『老題目』，要在老題目之下，配合當前的環境，做出一篇內容切實的『新文章』，却是不容易的事。在這方面，我沒有什麼經驗可說。我所要說的，就是關於從事組織民眾的工作者，應該採取的態度。

有些朋友，在民眾中間工作，是很努力的。然而在事實上還聽不到好的批評。有的人被民眾當作新官僚，他的罪名是擺架子，瞧不起人。有的人固然沒有官僚習氣，但在民眾面前，儼然以『師保』自居，把民眾當『學生』看待。這種態度，也使一部份人不滿意。有的人，的確接近民眾，且得到民眾的擁護，可是，他在得意之中，又露出了一個『尾巴』，于是有些人說他，利用民眾組織造成個人的領袖地位。

假使上述三種毛病，在落後上都是存在的話，我就要勸到民眾中間去的朋友，在開步走的時候，反問自己，是否有官僚習氣？是否以『師保』自居？是否想在工作中發揮個人的領袖慾？

以上是就消極方面講的。如果問到積極方面應該怎樣？我以爲任何組織民眾的工作者，都應該聽取民眾的意見，接受民眾的批評，把自己的生活與民眾的生活融成一片，誠心誠意的爲民眾服務，然後才能在民眾中間起領導作用。所謂領導，也不是命令民眾，或視民眾如一羣羊聽受自己指揮，而是要民眾了解客觀的形勢，了解自己的責任，大家自動的積極的去幹，工作者自己不過做民眾的偉大機構中一個推動的輪子罷了。

## 錢亦石先生逝世四週年

鄧初民

我認識錢亦石先生是和我認識前不久所追悼的裴原先生同時，那時是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代的一年，我們就正在所謂大革命時代訂交了。

在我未回到武漢前（先在太原），中國國民黨已有了湖北省黨部的組織，亦石裴原兩先生都是湖北省黨部領導人。中國革命歷史轉入大革命階段之一年的信號，便是所謂『五卅』慘案，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愛國同胞五卅的慘殺，不僅在上海一隅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羣眾反帝運動，而且在中國所有中心城市也掀起了反帝的狂潮，六月二日，武漢學生開始罷課，舉行示威遊行和演講；工人開始罷工；中小商人亦參加到反帝運動中來。而領導這一運動的，正是湖北省黨部。在湖北省黨部領導人中，最有為，最適當，最正確的執行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主張與政策，而爲私人所最欽佩的，正是亦石先生。

五卅運動，影響了一部分軍事首腦傾向於革命，而開始了一九二五年（民十四年）十月一日郭松齡在灤州的倒戈；馮玉祥將軍領導的國民軍，在五卅運動之後，也更進一步的傾向於國民革命，尤其南方革命政府的鞏固與廣東的統一，一九二六年（民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都是直接從五卅運動發展來的。從北伐開始就更加鼓動了全中國革命的大風暴，推動着全中國捲入大革命的洪濤中。

但五卅運動後中國政治形勢的特點：一方面雖是革命運動擴大和發展；另一方面却是反革命派積中一切力量，網羅和破壞革命運動。所以那時武漢的革命運動及革命者仍在北洋軍閥蕭耀南的壓迫之下，湖北省黨部也仍在秘密工作之中。任務很繁重，因之，工作亦極艱苦。亦石先生在這種艱苦的過程中，其革命與工作的精神，就是『沉着』，『機警』，『冷靜』，『從容』，『行所無事』，那怕是一件革命文書的收藏，都有他特別的佈置與技術；那怕是一件小小會議事務的處理，都有他特別的安閑與從容。一旦發生什麼意外，也決沒有看見他臉紅過，焦急過。

曾記有一次他交一文件與某君，因不免含有幾分危險性，[illegible]，事不隔日，[illegible]，當時又曾說：『吾人決不找事作，亦不是事來找人作』。當北伐軍抵武漢，先克漢口，武昌被圍，省黨部執委[illegible]，亦石先生家屬亦在圍城中（亦均有老母），賈人形神勞悴，日至江邊眺望若干次，殷殷懸念，不可終日；亦石先生則日惟埋頭工作，毫不失常，且更沉着，的鎮靜的，修養着革命緊張時期中軍事與黨務的策應，對於私事家事，若漠然忘之。

這是對於家庭骨肉缺少熱情嗎？尤其是對於老母缺少熱情嗎？不，不是，決不是。這正是感於革命責任的重大，熱情被控制的情緒飽滿的結果。凡是一個大革命家，大行動家，當着動盪的大革命時代，都需要在任何場合能夠保持一種心境的平靜，都需要在任何場合，養成一種洞徹萬物的心境。這在一個革命者說來，差不多是當然的。因爲他們不斷的用血肉與勳設的複雜的環境中，在戰鬥的環境中，認識了客觀環境的行機發展，掌握了環境的全部規律，所以在任何變化面前，都能從容自如。這些都說實要，這正是我所欽佩他的所在，也正是一切革命者修養的所在，亦石先生深厚的革命修養向之學習的所在。

亦石先生和我後來都離開了武漢，我與他就有好多年未見面，也未通信。偉大的神聖對日抗戰發動後，噩耗傳來，說他在四年前的一月二十九日死了。亦石對日抗戰中犧牲得是光榮的，要算亦石先生，因爲他是首先放下手裡的工作，組織『戰地服務隊』的一個，他首先領導着一隊文化人到前線去工作。在工作中，因過於辛勞，竟患病，[illegible]從金山衛迂迴登陸，形勢上吃緊，他才由前線退回上海，終以病重不治而死。這種爲民族解放而犧牲的精神，更是值得大家向之學習的所在，也更是欽佩他不能自已的所在。

亦石先生，同時，決不僅是一個行動家，也是一個理論家。他的文筆特別犀利，他的觀察特別深刻，他的分析特別精到，所以，他的著作，特別受到廣大青年羣眾的歡迎。

亦石先生畢生好像就是那麼不笑，也不哭，若來是那麼『行所無事』，『從容』，『冷靜』，但就是在一種日常生活上他和人接觸，也都[illegible]的『心』坦然出來任人觀察，做到彼此間不再有一點猜疑和隔膜。所以他在『冷靜』中包涵着『溫暖』，凡與他接觸過的人，他都能深深的感觸到他的熱情，使你的靈魂好像在熊熊烈火中燃燒着一樣。所以他不僅在著作方面受到廣大青年羣眾的歡迎，而且是在他的處事接物上，受到廣大青年羣眾的擁護。

無情的『死亡』使得亦石先生和我們永訣了。但是亦石先生的遺訓，却永遠刻印在每一生革命的歷史篇章中，永遠珍藏在受護他的廣大青年群眾的腦海中，永遠繚繞在我們一年一年的追悼中。亦石先生是死了——死去四年了，死不是難事，最難的是把後死者的生活，照死者的典型重新建設。

一九四二、一、廿九，於陪都。

## 啓事

本報收到紀念錢亦石先生文字甚多，因篇幅關係，未能全部刊入特刊，當於明日續登。

編者

## 訴

錢天民

四年，
這是一串偉大的歲月呵，
但對我，彷彿是一個剎那！

您的容貌，聲笑，
都很鮮的留在我的眼前，
您留下的著作也經常的擺在案頭
作我的南針！
我再也不會相信，
您離開了我，已滿了四年！

從故鄉帶來的信息：
說祖母還是很康健，
——她是您最掛念的人啊——
母親也不像從前那麼孱弱，
勇敢地分担了您一部份的責任，
爭被尊做『游擊隊的母親』！
玲妹，居住在您理想的樂園，
用她的全力，貢獻給抗戰！
石弟，他是更英勇的執着武器，
站在抗戰的最前線，
無情地打擊敵寇，漢奸，
使他們心驚膽破！

只有我，比起來是太渺小了啊，
四年來，毫無貢獻！
然而，在我的身體內，
奔流的究竟是您的血液啊，
挫折的環境，
始終不能動搖我堅定的意志！
總有那麼一天，
我一定追隨着您的戰友，
站在您的墓前，
向您訴說：
我們已把日本鬼子，
趕回了東京！

一、二十四、燈下。

## 邱吉爾演說全文

上接第一版

[illegible]